

● 许学芳 著

记者坦白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 李承民
封面设计 ⊙ 张宪峰

ISBN 7-80152-465-9

9 787801 524652 >

ISBN7 80152 465 9/D·071
定价：15.00元

记者坦白

许学芳 著

黄河出版社
2003年·济南

4420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者坦白/许学芳著, -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03. 3
ISBN 7-80152-465-9

I. 记… II. 许…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704 号

责任编辑 李承民

封面设计 张宪峰

书名 记者坦白
著者 许学芳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印刷 济南申汇印务公司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2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书号 ISBN 7-80152-465-9/D · 071
定价 15.00 元

自序

我不是个“好记者”。我当记者时，曾因完不成定额被领导批评。我写稿比较挑剔，自己看不中的不写，写不好的不发，稿子自然比别人少。在记者站工作 12 年，我没当过一次“先进”。这我倒不在乎，我只在乎我写的稿子有没有看头，对社会有没有益处。我写稿认真、勤奋，按照我自己的标准写，尽量把稿子写到“最好”。

我喜欢农村，不大喜欢城市。当记者了也很少在机关转悠，常往农村跑。到了农村，我觉得喘气都匀。有一次，我到昌邑北部农村去访一个农民。那个农民正在耕地，他叫我在地头上等他。那时天快黑了，村里冒着炊烟，一个妇女站在村头拉着长声喊她的孩子。刚翻过的土地湿湿的，散着香气，草棵里有些虫子在叫。面对农村这个普通的傍晚，不知怎的，我一下醉了，甚至想哭。在农村，见面打个招呼，谈谈收成，拉拉家常，扯扯怎么种庄稼、做买卖、过日子，说说苦的，说说乐的。这就是“采访”了，而且通常是最成功的“采访”！一年冬天，我到海边一个村庄采访，要写稿了，却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去处。我在村里转悠，钻进了一个饲养棚。喂牛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他知道我要写东西，赶紧把我让到土炕上，在炕洞里生了火，往牛槽里添了草，带上门，挂上锁，悄悄走了。我坐在老人睡觉的土炕上，用被卷盖住脚，在被卷上写稿子。外面刮着风，屋里静悄悄，只有牛嚼草的声音，偶尔有几只老鼠从横梁

上窜过。这段经历,我至今忘不了,觉得那简直是“享受”!

我有点执拗,好认死理儿。多亏了我是在报社工作,要是在别的单位(如某些机关),恐怕我生存都难。我所在的报社对我是宽容的,“容忍”了我的个性和品格。我感谢报社所有的人。1990年,当时的报社“一把手”要我去一个县写党的建设。采访十来天,材料都抓齐了,题目也拟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动手写稿。在采访的最后一天,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在车上问司机:“你们村党员活动室建了吗?”那个司机说:“正建呢,挨家挨户集资,交不上钱的就用棍子揍!”司机说好多村都这样。听了这话,我一下子恼了,觉得建党员活动室不该让百姓掏钱,更不该拿不上钱就揍人。回到招待所,我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天不明,我爬起来就走了。报社“一把手”没因不写稿子而怪罪我,怪罪的只是没跟他打个招呼。

1995年,报社另一位领导要我去写一个市委书记。这个市委书记对治理黄河很有研究,思路很大气、很新鲜。我跟这位书记谈了两个半天,材料谈得很透。他的思路很明确,计划很宏伟:上游该怎么治,中游该怎么治,下游该怎么治,黄河防洪疏沙,河里能跑轮船,两岸的大坝修成高速公路。为写这篇报道,我翻了二十四史(有关古人治水部分),查了有关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材料。真要写了,却面对稿纸,一个月里落不上一个字。我苦恼的是:方案是好方案,但黄河没水呀!黄河年年断流,那一年已断流二百多天。稿子没写,我很内疚,但也没有办法。我有我的苦衷,在此作彻底坦白:我不是故意不写,也不是故意与谁作对,实在是“黄河没水”的现实怎么也绕不过去,自己想不通的稿子怎么也写不成。

我二十几岁进报社,转眼已经三十年了,我的大半辈子全扔给了报社。我不后悔,相反还有些庆幸。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只能干报社、当记者,别的干不了(也许能当教员,可惜没试过)。几十个年头里写的稿子,攒起来也有厚厚的一摞。有人建议我出一本书。过去我不赞成,现在我赞成了,于是挑挑拣拣,觉得今天还可

以读的,多多少少能见证点历史痕迹的,也就是下面这些了。我的这些东西,如果对初学新闻的人、初当记者的人能有一点点帮助、一点点借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许学芳

2002年11月11日于济南

目 录

自序

我写过的人和事

王书堂探母.....	(3)
司马沟为啥不让老丁走.....	(6)
于主任敲竹杠始末	(11)
书记进山	(16)
警钟在这里敲响	(21)
人生的价值	(25)
未被遗忘的角落	(34)
南关一日	(37)
“琐事”新闻启示录	(42)
情满荆山	(45)
灵山山会见闻	(50)
“弃教者”归来	(55)
一位中学校长的苦恼	(58)
五莲系列报道之廉洁勤政篇	(61)
九柱擎天	(66)
提留在刁屋	(81)
秦泗河素描	(83)
寿光有个好班子	(87)

小潘	(96)
吴存浩完成《中国农业史》	(101)
山里人的日子		
——代吉子村纪事	(103)
城里人的日子		
——城隍庙街纪事	(111)
张世家话“危机”	(118)

我发表过的“个人观点”

鲁迅不反孔子吗？	(125)
没书不行	(128)
“灭”不了张艺谋	(130)
接近历史	(132)
冷眼看武侠	(134)
给好片挑刺	(136)
三个看不懂	(138)
一个孩子这样长大	(141)
我不赞成让妇女回家做家务	(143)
寻找感觉	(145)
一个移居城里的“乡下人”的回忆	(147)
NBA 的结局	(150)
三个建议 一个盼望	(153)
这一届世界杯	(155)
差距拉大了	(157)
戏说英格兰	(159)
听黄健翔说球	(161)
尽情享受	(163)

新闻点评 (165)

我的“业务论文”

海边那间小屋

——抹不掉的记忆之一 (181)

村支书要审我的稿

——抹不掉的记忆之二 (184)

别想那么多 (187)

开头难.....

——通讯写作杂谈之一 (190)

大巧若拙

——通讯写作杂谈之二 (199)

文无定法

——通讯写作杂谈之三 (207)

新闻断想 (212)

用词不当 (224)

批评与表扬 (229)

我欣赏的新闻作品

难写的新闻 (233)

细节如椽 (238)

面对精彩 (241)

看西方媒体怎样“搞宣传” (244)

读者想知道更多 (247)

坎坎伐檀 (250)

无声的控诉.....	(253)
不攻自破.....	(255)
把好菜端上桌.....	(258)
毫不含糊.....	(261)
有益的“玩笑”.....	(265)
多一些“今晨电”.....	(267)

我写过的人和事



王书堂探母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四个春天，42年未能回国的斯里兰卡华侨王书堂，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回到祖国，探望他日夜思念的母亲来了。

王书堂，潍县高庄人。42年前，由于生活所迫，他离开祖国去斯里兰卡谋生。临行时，母亲给他打点了简单的行装，送他上路，一边送，一边哭。母亲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早捎信来。”儿子说：“娘放心，顶多3年，我就回来。”

3年过去了，儿子没有回来；10年过去了，儿子还没有回来；40年过去了，儿子仍然没有回来。“娘想儿，路样长”。母亲望眼欲穿，日夜思念，双目失明了！

远在异国的儿子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母亲、思念祖国。头些年他想回来，但手头钱不多；后来经济宽裕了，祖国又出现了十年动乱，想回回不成。粉碎“四人帮”后，听说国内安定了、团结了、繁荣了，他高兴得彻夜不眠，回国的愿望更强烈了。他决定回来看看祖国的变化，探望阔别了四十多年的母亲。

今年4月，他乘飞机经巴基斯坦来到北京。他归心似箭，一下飞机立即乘车奔向自己的家乡。离家越近，他的心情越不平静。车到家门口时，他的心就要跳出胸口，泪水已在眼窝里打转。进门一眼看见了母亲，眼泪夺眶而出，叫了一声“娘”。母亲浑身上下摸着儿子，许久不能说话，最后叫着他的小名说：“可想煞娘了！”一语未尽，泪如雨下。

王书堂走时18岁，如今整整60岁。母亲已经84岁了。夜

里，书堂跟母亲睡在一条炕上。母子二人偎依在一起，亲不够，说不完。儿子告诉母亲：他在斯里兰卡已经成家，妻子叫莉妮，很贤慧，是当地人。有了一个女儿，18岁了，叫莲香，是“思恋家乡”的意思。母亲告诉儿子：父亲去世后，她和外甥女、外甥女婿一起过，两个人都很孝顺。房子新盖了三间，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愁。她嘱咐儿子：别忘了祖国，别忘了娘，要常回来；要疼爱妻子、女儿，跟斯里兰卡人民团结友爱。娘儿俩说会儿东又说西，一直说到窗棂儿泛白。

对于王书堂回国探亲，政府十分关怀。县侨办的同志到车站迎接，又用车把他送回家中。大队干部知道他从炎热的外国来，怕他冷，4月的天气给他生了火炉，还送来了新鲜鱼虾。热情的乡亲给他送来了一篮一篮的鸡蛋。王书堂处处感到祖国的温暖。他母亲的眼睛三年前失明了，人们劝她治疗，她不同意，说：“年纪大了，不值得。”如今儿子回来了，为了能亲眼看看儿子，她同意治疗了。县侨办的同志用车把她送到地区医院。经过医生和护士半个月的精心治疗，老人家重见光明。她捧着儿子的脸端详了许久，喜悦的泪水流了出来。王书堂感激不尽，握着医生的手说：“还是祖国好！”

王书堂出走时家乡一片荒凉，如今可大变样了。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王书堂参观了大队的磨房、小工厂、敬老院和鱼塘。他一边看，一边说：“变了，大变了！明年我还回来，多约些人来看看。我们华侨要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分别的日子就要到了，母亲第二次给儿子打点行装。按照儿子、儿媳的要求，母亲为书堂特意准备了两样东西：一是她刚刚换下洗过的一件上衣，一是一包当地百姓旧社会曾经当粮食吃的晒干了的黄芥菜。王书堂说回去后把母亲的上衣交给妻子保存，把黄芥菜分给和他一样思念祖国的其他华侨。这次分别，母亲是高兴的，儿子也是高兴的。儿子留给母亲的话是：“娘多保重，儿子还

会回来。明年我和莉妮、莲香一起回来！”

(《大众日报》1980年5月18日)

附白：这是我刚当记者时写的一篇稿子。对这样的“故事”，我感兴趣，写起来也动感情。我至今还记得那个60岁的儿子和他84岁的母亲的模样，记得他们母子二人厮守在一起的动人情景。

司马沟为啥不让老丁走

编者按 丁守才同志的事迹十分感人，值得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学习。

丁守才同志有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看到群众有疾苦，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尽种种办法为群众寻求致富之路。他有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为群众谋利益，他想得周到，干得实在，甚至看到一片烟叶掉在地上被踩碎，也要动手扫起来。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该学习这种精神，时时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切切实实为群众谋利益。

老丁叫丁守才，共产党员，是昌乐县鄌郚信用社的业务员。去年春天他退休时，司马沟全村老少不让他走，有的含着眼泪留他：“老丁，住俺村吧，俺养着你！”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乐园跑到公社党委恳求：“俺司马沟刚抬头，别让老丁走，叫他再在俺这里住几年……”

司马沟的干部群众为啥不让老丁走？这得从老丁到司马沟驻村说起。

1976年秋，老丁带着行李卷驻进了司马沟。那时，司马沟的日子正艰难着：接连10年，社员没从集体分到一分钱，家家户户愁吃、愁穿、愁住、愁烧；集体财产说来可怜，大队只有3间破草房，第一生产队只有1个破车圈。据司马沟的人说：过去他们并不这么穷，连三年困难期间也还过着温饱的日子，到1966年还有现金分配。但是，“文化大革命”一起，司马沟毁了，从此一年不如一年，到